

(5) 当今北美大学城福音事工现状及 校园事工挑战初探

陈军

过去五年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经济的衰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进入北美各地的大学，其中很大一部分生活和学习在众多的大学城，他们的出现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与复杂的大城市环境相比，相对封闭的大学城生活对这些学生的生命有相当独特的影响，同时也对当地的福音事工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在北美不同的华人基督徒媒体和会议上，已有众多的关于如何有效地在新一代留学生中开展福音事工的讨论，本文仅分析大学城华人福音事工的独特需要和对校园事工的一些反思，以及当前校园福音事工的挑战。

以笔者所在的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diana）为例，从2008年到2013年，五年间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从1268人剧增至4323人（本科3004，研究生1319人，数据摘自《Purdu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Enrollment & Statistical Report》，下同），有趣的是，同一期间华人教职员（Faculty）的数目也从192人激增至502人，同一时期，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访问学者和访问学生在普度大学的人数也达上百人，加上当地的华人家庭和短期探亲的学生家长，保守估计当地华人社区的人数达到六千人，这一小小的大学城也因此成为庞大的福音禾场。目前，当地有一家华人教会——拉法叶华人宣道会（Great Lafayett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GLCAC），系由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校园查经班演化而来，会众成人约有150人，均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的华人基督徒，多数是普度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普度教职员工及家庭。近年来，有至少四家当地美国教会也开始以华人学生为主的国际学生团契，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在周边的美国教会信主和聚会。除已有的针对校园事工的机构外，过去两年基督使者协会（Ambassador for Christ, AFC）和友爱中华（China Outreach Ministry, COM）也与当地教会联手，选派兼职同工或全职宣教士进入普度社区。普度社区由此成为北美大学城的一个缩影，新的一波华人归主的福音浪潮也成为众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

由于大学城环境的独特性，当地华人福音事工的对象可以清晰的分为下列六大族群：

1. 华人教职员：在北美的华人教职员常常需要面对他人难以理解的工作压力，特别是如何处理事业及家庭的关系，更是极大的挑战，当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能真正谦卑下来的时候，走进教会及信主亦是正常的事。

2. 华人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及短期访问学生。今天的本科生均为九〇后，他们思维活跃，接受的信息量极大，越来越少受传统的无神论的影响，但对各种时尚的思潮相当开放，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教会有或多或少的了解。研究生人生阅历相对丰富，对人生也有一定的思考，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以前曾在国内去过教会或团契。短期访问学生通常待一年时间，期间除学业外，他们急想了解美国文化包括基督信仰，所以很多访问学生主动寻求机会参加美国教会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访问学生是被他们在国内的导师动员来参加教会活动，这些导师均曾有机会访问美国并走进教会。
3. 访问学者：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访问学者通常在美国停留一年时间，他们通常在国内都事业有成，担任各个大学的不同教职和行政职务，但英文程度比起学生要差一些，这一年的时间成为他们全家了解美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除工作和不定期的外出观光外，教会活动成为他们了解美国文化和结识新朋友的一个渠道，他们对基督信仰有深度的观察和普遍的好感，多数人热衷于参加美国教会的活动，由于对国内工作的顾虑，很多人并不愿公开承认自己信主，有一部分访问学者回国后能坚持去教会，甚至受洗信主。
4. 探亲父母：包括随在大学城工作的子女定居的父母和短期探亲的学生父母。这一族群已成为福音事工的热点，也是神给华人教会的重托。因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对真理的认知及追求极其认真，对福音的回应极其强烈。最近两年GLCAC新受洗的成员中有超过三分之一属于这一族群，当他们回到中国后，又把福音的火种带到家乡所在地，成为福音的使者，相当一部分逐渐成为当地教会的中坚服事力量。
5. 华人家庭、儿童及青少年：在大学和周边公司机构工作的华人及家庭，以及他们的下一代，这是最稳定的一个族群，一般情况下较长时间定居在当地，信主后会成为教会的中坚力量。
6. 第二代华裔学生：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华人留学生中有很多走进教会，经历灵魂深处的挣扎，从慕道到信主，如今多已事业有成，且他们的下一代已逐渐离开父母，进入大学学习。这一批华裔学生青少年时在各地的华人教会中长大，他们和父母均希望在大学期间能继续参加华人教会的英文聚会，也有一批未信主的华裔学生在已信主的亲友鼓励下参加教会活动，华人教会通常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倾向。

几十年来，校园事工一直是北美华人福音事工的热点，随着新一波留学潮的兴起，北美的众教会同心合意领受从神来的托付，差派工人进入校园事工的工场，流泪撒种，欢喜收割。在实践过程中，大家有不同的经验和教训。无法选择的事实是校园事工的主要对象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从慕道、信主到毕业离开，通常只有三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如何有效整合教会资源，真正地通过校园事工造就出一批清心跟随主的门徒，已成为众教会团契的共识。结合过去十几年在

校园事工中的学习和观察，笔者特列出下列几点针对校园福音事工的思考：

1. 两种眼光：救自己vs.救别人。由于北美校园一直是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大本营，加上一些文化基督徒的思潮，一些校园团契的兄弟姐妹、甚至领袖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在服事中过分强调信耶稣是为了拯救别人、拯救中国、乃至拯救世界，而忽略了这样的普世救赎的根基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因为悔改而与这位救赎主建立第一手直接的关系上，进而客观上造成了信徒个人生命无实质性的改变，福音事工成为了周期性的「福音运动」或「慈善活动」。当环境改变时（如海归、进入职场等），一部分信徒无法抵挡世界的诱惑，一些曾经的校园团契领袖连坚持参加聚会都难以做到。
2. 两种目标：数量vs.质量。不可否认的是，校园事工中信徒的流失率是很高的，同时一些信徒在基督徒的生命操练上缺乏带领，客观造成在真理上缺乏完整的认识（如对同性恋的态度），生活中缺乏见证。由于校园福音禾场的急剧扩大，如何利用可能的资源和有限的时间，平衡广传福音（数量）和造就门徒（质量）的需要已成为极大的挑战。在事工的设计上，需要避免定睛在清点人数（受洗人数，教会会员增加数目）。
3. 两种领袖：四十岁的摩西vs.八十岁的摩西。校园事工一大特点是人员流动频繁，培养领袖是难中之难，一些有能力有服事愿望的同工通常很快就有机会参与较多在人前的服事（如带查经、在团契中分享福音、带音乐敬拜等）。但从圣经中的例子来看，神没有用四十岁的摩西（年轻力壮、才华横溢、有服事神的心），而是特意雪藏他四十年在旷野，当他所有的从自己来的计划和野心都被对付干净后，神才赋予他更重的责任。校园团契中需要特别关注领袖个人生命的造就，而这样的造就通常借助于幕后的训练和环境的磨练。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兄弟姐妹被过早放在与之属灵生命不符的服事位置，客观的造成了一种特别的伤害——「捧杀」。同时有一部分有心服事的年轻同工在缺乏教会基层服事经验和职场历练的情况下，忽略对付老自己和背十字架的功课，被鼓励出来全职服事或读神学院，为日后长期的服事留下隐患。
4. 两种设计：以活动为主vs.以神的话语为主。随着年轻一代九〇后占据大学校园，沿袭几十年的校园事工聚会模式似乎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各种的活动来吸引他们的兴趣，但真正的生命改变是藉由神话语的能力带来的。过分强调活动会逐渐使校园事工「俱乐部化」，也对参加者无长久的吸引力，如何设计活动进而把参加者带到神的话语面前已成为当今校园事工的重点。
5. 两种结果：进入教会（团契）vs.进入信仰。校园福音事工的终极目标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亦即进入到全备的基督信仰之中，因而不应该停留在把人带到教会或团契这个层面。基督的生命会活化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层面——“Christ is either the Lord of all, or is not Lord at all”（戴德生）。

在校园事工这一具有战略型禾场上，主恩手的带领清楚可见，众兄弟姐妹的

见证也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如何针对当今的需要更有效的推动校园事工也成为各地同工不懈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有心服事的教会及机构亦须直面众多校园事工所独有的挑战：

1. 异象的传递：在当今北美教会中，众多忠心服事的同工都曾在学生时代中受到造就，打下属灵的根基。如今在校园事工中忠心摆上的年长同工当年更是学生同工中的主力。如何把校园事工的异象传递给下一代的同工已成为影响校园事工战略性发展的重点。愿末底改的责备成为对每一代同工时时的提醒——「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
2. 生命的传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多媒体时代，教会和团契的领袖如何通过言传身教把彰显的基督的生命传承给下一代已成为决定未来领袖灵命深度的关键，这一使命的完成需要众多同工踏踏实实的长期摆上。
3. 世界观的重整：当今校园事工面对的是一群深深烙上社会转型烙印的年轻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并自然的调和这些影响，他们成长的环境又决定了他们在融入社会的初期一定有相当时间的调整期。信主之后的成长之路第一要素乃是摒弃以前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和林林总总的思潮的影响，藉由重生之路重新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这一旧皮袋换新皮袋的过程必然经历对付老自己的痛苦之旅，认真面对或是逃避这一过程一直都是基督徒属灵成长的分水岭。
4. 基督徒教授的见证：长期以来，华人基督徒教授在校园福音事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方面每一位基督徒教授都需面对从工作、家庭、和服事来的压力，这些压力很多时候是局外人无法体会的，经历这些压力本身就是极大的属灵操练。另一方面教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可以年复一年的影响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这样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因为校园中的华人学生也在悄悄的观察自己身边的基督徒教授。一个努力服事的基督徒教授一年也许能够带领几位学生信主，同时一个见证不好的基督徒教授也会持续的绊倒一大群学生。为了校园福音事工的长期健康发展，基督徒教授的独特属灵需要被重视，他们的团队服事也会更有果效。
5. 华人教会与美国教会的和谐配搭：在北美校园中，美国教会同工在针对华人的福音预工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众多美国教会开展的针对国际学生的福音事工吸引了众多的母语为中文的华人学生，这些都是华人福音事工的美好的补充，同心合力荣耀主名也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尤其是信主之后的跟进方面，属灵生命的改变一定经历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反思，而这些深度的思考植根于母语文化之中，完全英文的环境无法有效地提供这一阶段特需的属灵供应。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在英文环境下信主的华人基督徒会长时间受困于成长的瓶颈而无法突破，脱离华人文化的辅导可能误导被辅导者甚至造成更大的伤害(特别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教会之间的嫌隙也客观上为部分基督徒逃避属灵功课提供了躲避的空间。如何在这一挑战上有所突破需要众教会的领袖放下门派之分，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和谐配搭。

6. 培养仆人型的领袖：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普遍的羞涩内向不同，在社会转型期长大的新一代留学生对于成为团队的领袖非常敏感，在教会和团契内亦不例外，曾有校园团契的主席私下承认他担任团契主席的职位是为了以后毕业找工作时能在简历上能浓笔重彩地写上这一段Leadership Experience。部分团契同工热衷于职分中的领导职能和权威，在团队服事中率性而为，在同工中造成纷争和伤害。如何效法基督，培养新一代的仆人型的领袖进而成为对众教会的挑战。
7. 团契与教会关系的平衡：随着校园事工的发展，部分福音机构在很多校园开始独立于教会的团契聚会（在国内校园尤其如此），这种工作模式在广传福音方面证明很有效果，但在信徒的灵命成长却有先天的缺陷。一方面独立于教会的团契客观造成部分同工对服事的理解片面的停留在口传福音和人前的服事上，他们排斥甚至不屑于幕后的服事。另一方面因为基督徒的成长一定是立足于教会的，这种成长伴随着在教会大家庭中的磨合和脚踏实地的基本训练，而这些都是天然人的本性所逃避的。教会生活与团契生活的割裂也为这种逃避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
8. 团队服事的榜样：神把有各种不同恩赐的同工带进了校园福音事工中，如何齐心协力、肢体各尽所用也成为一种挑战。由此也要求参与校园事工的年长同工身体力行，自己示范团队服事的榜样，特别是如何处理冲突方面有好的见证，为新一代校园同工日后进入教会服事打下好的基础。
9. 校园（职场）的见证：校园事工的重点是在广传福音上，而传福音虽有效的切入点是在校园（职场）中的见证，一个生活中的见证远胜于一篇传福音的讲道，部分同工无法邀请自己的同事或同屋参加聚会的真正原因是缺乏教会之外的见证。如何让信仰走入日常生活、让日常生活见证信仰乃成为校园事工的另一大挑战。

面对迅速增长的北美华人校园禾场，似乎我们又听到了当年主耶稣的感慨——「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当如何回应这跨越两千年的呼召？愿神的子民和神家的领袖不再懈怠，仰望圣灵的带领，齐心协力面对挑战和问题，在这一战略性的禾场上做忠心的工人。

【后记】本文根据在2014年8月8日在Los Alamos论坛上的分享提纲整理而成，着眼于为参加论坛的神家领袖们提供分析当今校园事工的素材，又受限于自己的经历和能力，只能针对校园事工回顾自己的思考和总结一些自己认为的当今挑战，难免有偏颇之处，且无法提出对应的策略，期待能引起一些思考和讨论，促进北美华人校园事工的发展。受选题的影响，不宜在文字中提供一些具体的例证，全部内容显得有骨无肉，请大家见谅。

本文系在非洲喀麦隆出差闲暇中整理而成，写作的后半段恰逢周五晚上一群

当地大学的学生团契的同工来驻地探访。在当地农村的一个小店中的昏黄灯光下，听着一群黑人年轻人用不熟练的英语在给我们中间从美国来的大学生分享福音，一种感动和惭愧由心而生，惟愿自己不再懈怠！

（2014-08-16 喀麦隆）

问答和讨论

谈妮姐妹：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从网上知道，普度大学的中国学生会非常的兴旺，对不对？过去我所知道的中国学生会都是台湾背景的，但是这是我所看到中国学生会最有规模，最有系统的一个，你们跟他们的关系如何？

陈军弟兄：是。学生会的工作跟我们众教会的支持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普度大学每年有近一千名的新生，仅凭学生会是动员不了那么多的志愿者的。所以，背后基本是教会倾力的支持。我们也很愿意，为什么呢？外面联络的事情他们去做，我们众教会在背后做跟进，所以，我们大家配搭的非常的好。另外我们那里也有近三百位的台湾学生，他们也有一个类似台湾学生会的组织，我们教会现在正在积极争取与台湾学生会的合作，但是不是很成功。

谈妮姐妹：学生会后面有没有政府的资助？

陈军弟兄：接待新生学生会是每一位大概收五十块钱。我相信是不盈利，只是支付自机场至学校的交通费用。

郭英伟弟兄：我很简单说，给你打一下气，作为教授在校园里服事我很明白那个困难，而且每年的接人送人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只是谢谢你，感谢神！你在校园里和一些的同工，以前「使者」（注：基督使者协会，Ambassador for Christ-AFC，下同）有很多同工在培养属灵成长上打下了很好的根基。

陈军弟兄：我就是「使者」的一个产品（product）。所以，荣耀归给神！（开玩笑）如果有责备的，也可以责备「使者」。

彭召羊弟兄：我也是「使者」的一个产品。不过我听了很兴奋，普度那么大的一个工场真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刚刚谈妮讲到与学生会的关系，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的关系。普度大学现在只有一个华人教会在校园耕耘，我觉得五千人怎么做也做不完的，所以，可以考虑与美国福音机构校园事工的同工配搭合作。在北卡 UNC Chapel Hill 我们的校园比普度小多了，我们大约只有二千中国学生，相对来说少，你们的一半都不到。但我们有四、五个校园团契，还是做不完，我们和美国校园福音机构配搭，不在乎学生去美国校园福音机构的团契，或来我们的团契。我们发现常常是有追求的都到了我们这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的团契他们很会搞活动，但是跟进、查经都跟不上，我们注重查经，结果是真正有追求的都到了我们团契来了。

陈军弟兄：谢谢，我希望我们那里也可以这样发生。

彭召羊弟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教授身份太重要了，我觉得校园事工要做起来需要一个铁三角，教授一个角，教会一个角，然后就是在校园同工一个角，这样基本就可以做起来。谢谢！

郭易君弟兄：我特别关注团契和教会的这个关系。过去这些年，友爱中华（COM）在国内的事工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就是教会整体性的开始拒绝他们的团契，主要原因就是校园团契的主要的重心都放在了团契上了，到教会只是主日去出现一下，所以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存在教会对这一类群体牧养上的困难，二是，这些弟兄姐妹在委身教会与团契的张力影响到自己内在生命的成长。所以，我想问问，您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包括牧养过程中对这个新时代的教会植堂中是植团契还是转向教会模式，你有什么看法？

陈军弟兄：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团契和机构只是一个过渡的，最终神的心意还是在教会。你讲到这个国内的例子，我们教会自己也是受害者，有一些在团契服事了一段时间的同工进入教会之后，开始我们以为可以放心的让他们服事了，但是，后来发现，部分同工在根基上有很大的问题。我回国时跟国内的一些年青人的接触，发现现在参与校园服事的部分机构在带领上有一个非常不稳妥的地方，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在校园团契中信主后很短的时间，在既没有很多的人生历练，也没有职场训练的情况下，就被忽悠去全职的服事。请原谅我用忽悠这个词，我是讲大实话的，如果冒犯了同工请原谅。

田永明弟兄：我是来自 ABQ 教会的，我也主要是在校园服事，我就回应一下刚才彭牧师讲的一点。我们中国教会和美国教会，包括一些机构之间的合作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配搭的。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那里也有 COM，还有 ISI，比如说在这个迎接新生方面，还有在一些平日的活动上。因为我想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就是带领人来信主，像我是在校园服事，在 COM 那边我也带领一个查经小组，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昨天有一位牧师提到我们要建立一个关系，就是说他在哪里信主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带领他们来信主。我们在这个合作的关系中我们也发现很多时候，比如有些学生他们是喜欢去美国人的教会或团契，但当他们最终要有一个持续的属灵生活的时候他们还是更倾向于来到中国教会就是你提到的一个语言文化的沟通。我想再问一个问题，我看到你列了一个数据，在你们那边来探亲的中国家长受洗的能占到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那我想知道，在受洗的这个群体中他们的子女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假设他们的子女是不信主的，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另外，还有就是最近几年来，九〇后的学生明显增多，对他们和跟八〇后的这批学生在传福音方面有什么策略，模式上的不同吗？我觉得不是很一样，你们有什么经验，简短介绍一下。谢谢！

陈军弟兄：好！先回应前面的两点，我们有一对同工是友爱中华（COM）派到普度来开拓事工，他们联系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和他们发现大家有同样的异象。最后，我们教会提了一个要求「可不可以请你们加入我们教会成为会员？」他们祷告之后说非常的愿意。我自己为这个配搭非常感谢主，他们是机构但是他们参与到我们教会具体的服事中，我们教会也为他们提供资源上和财政上的一些

支持。另外一个你刚才还讲到了一点。我自己是「使者」的校园特约同工，周大卫牧师在我 2008 年刚去学校教书的时候就开始邀请我。当时，我给周牧师的一个答复是我做可以，但前提是我们教会要有一个认可（endorsement），我不愿意成为一个跨在教会之外的一位同工。我们教会的这个认可直到去年、即五年后才下来，所以去年我才正式成为这个校园特约同工。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有这些的尝试。至于你刚才说的探亲父母这一部分，我大概讲一下。里面大约有一半的是子女信主后带父母来教会，另外一半是探亲父母去邀请其他探亲父母，把他们带来教会。但是那一半里面，他们慢慢的去鼓励他们的孩子，我不能说每一个，但是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他们的孩子们也逐渐的进入教会，但是这样的相对时间会长些。

田永明弟兄：八〇后和九〇后的传福音的策略问题？

陈军弟兄：还是有区别的。刚才谈妮姐妹恭维我说我很年轻，年轻的秘诀就是我总是装嫩。为什么呢？比如，主日聚会完，他们一群年轻人就站在教会门外面商量去哪里吃饭，我们一家就凑上去问：去哪里啊？他们就说去那里，他们又不好意思说就客气的邀请一下，陈老师一起去吧。我们就把客气当福气就跟着去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另外，就是针对九〇后郭易君弟兄他们有很多的经验，我自己简单分享我们自己的一点小经验，这个实际上是我太太在做，也是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请人吃饭！现在很多学生经济上很富裕，我们校园周围也有三十家中餐馆，但是，很正宗的家常菜大概他有钱也买不到。所以，每次我们家说要开放家庭邀请去的时候，参加者最少的三十几位，最多的时候七十人。这都不是我们去邀请的，我们一般开始预计二十多人，实际参加者往往远超过我们的预期。这点我非常谢谢我太太她的付出，每次她都要花很久来准备。我自己也相信，这些学生他们也在观察，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我们每次邀请前都跟我们的年轻同工事先讲好，你们去邀请慕道友，但是明确告诉他们这是教会小组的聚会，聚餐完了我们有教会的分享、见证的时间。我们不是把他忽悠来吃饭的，说这里有好吃的，吃完了要聚会了，他们发现上当了，而是我们事先跟他们讲好。这一点我自己觉得很重要，我们教会也有更多的家庭在参与类似的服事。

